

◎人生絮语



三份母爱

都说有姐姐的人最幸福，多一个姐姐就多一份母爱，幸运的我有三个姐姐。

大姐比我大15岁，我小时候依恋大姐比依恋妈妈更甚，小时候妈妈身体不好，我的穿戴都是大姐管。

大姐结婚后，我经常随父亲去看望大姐，有时还在大姐家住上几天。我经常在大姐家从春天一直住到树叶黄了。后来，大姐有了孩子，没时间照顾我了，我想大姐时，爸爸就带我去看看她。大姐也不时地带着孩子回娘家，听到此消息，我便欣喜若狂。

1964年端午节后，我们举家从辽宁搬迁到内蒙古。不久，大姐和姐夫过来看望我们，我多希望他们能留下来，可是大姐夫舍不得他的父母兄弟，在内蒙古住了四五个月又回到老家，从此我和大姐远隔千里，天各一方。

二姐年轻时，高挑美丽，体格健壮，在生产队里是劳动能手、共青团员、基干民兵。二姐白天忙碌一天，晚上还帮妈妈照顾小弟小妹，给我们做衣服、做鞋。二姐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。大姐结婚后，我把对大姐的依恋转移到二姐身上。

1960年的农历冬月，爷爷去世了，那时小妹刚出生10多天，妈妈得了肺气肿，每天咳嗽，小妹基本都是由二姐照顾。爸妈看二姐太累了，就打算把小妹送人，二姐知道后，对爸妈说：“妹妹我来带，送人得经过我同意，你们说的不算！”因为二姐的坚持，小妹没有被送人。

到了内蒙古的第二年，我们家盖了房子。二姐手脚麻利，在盖房子的过程中立了汗马功劳。农闲时又给我们做衣服、做鞋子，用缝纫机一天就能把我们的衣服都做好。盖好房子的那年冬天，二姐也结婚了。二姐二姐夫因为没有房子，结婚不久就搬回娘家，与我们一起住，我又能跟二姐生活在一起了。至今回想起来，跟二姐睡在一个被窝里的感觉，依然好惬意好温馨。后来，二姐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仍然时常关照我们这些弟弟妹妹，只要有事求她，她总是鼎力相助。

三姐从小是由爷爷带大的，

爷爷最疼她。1959年，爷爷生病住在我家，爸爸在大通炕的中间打了一个隔断，里间住爷爷，三姐和爸爸照顾爷爷。爷爷去世后，三姐就一直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妈妈和弟弟妹妹们。

我们从辽宁搬到内蒙古后，三姐在婆婆家过得好不好是我爸妈最惦记的事。因为当年是我的小姨为三姐做的媒，爸妈就拜托小姨常去关照三姐。听小姨来信说，三姐在婆家过得很好，大姐也常去看望她，爸妈稍略宽心。1967年，19岁的三姐生了大女儿。第二年，三姐带着孩子跟着老乡第一次来到了内蒙古，亲人几年不见，爸妈和三姐都流下了喜悦的泪水。

三姐在娘家住了一段时间，不愿意再回到辽宁老家，并且劝说三姐夫也来到内蒙古，在我家居住的村里落户安家，三姐终于和亲人团聚。一大家子在一起辛勤劳作，互相帮衬。如今，三姐和三姐夫子孙满堂，生活幸福。

我生在辽宁，长在内蒙古，嫁入黑龙江，如今随儿女生活在江苏。每一次与姐姐们分离，长长的思念便久久地伴随着我。含饴弄孙之余，我经常思念远方的姐姐们，儿时与姐姐们相伴的岁月也时常进入我的梦乡，回味无穷。文/韩国霞

◎寻味日志

猪肉烩酸菜

中午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猪肉烩酸菜。早晨割了二斤五花肉，家里那个传女子说不想吃猪骨头了，于是就没买骨头。酸白菜是我用祖传秘方腌制，总共腌了12苗，送邻居和朋友几苗后，自己就所剩无几了。腌菜是我每年不折不扣的怀旧实践，每年我不但腌制长白菜，还要腌制芥菜、蔓菁、芋头、萝卜和黄瓜等下饭菜。而且一腌就是大大小小的好几瓮，好几坛子。腌下这么多菜，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吃了，而是为了体现自我的存在感，都给朋友和邻居送了。为此，我常常地自我调侃说：“纯属是替瞎毛驴剃草了。”即便是这样也不长记性，到了来年的秋天依然还是这样腌好几瓮菜。邻居和朋友们都好奇地说：“三哥你怎么就学会这一坨旦灰技术了？我们一腌就坏了。”我自豪地用慈祥的眼睛狠狠地剝了他们一眼说：“腌菜是需要手气了。”他们似懂非懂地活眨着眼睛在寻求答案。其实这就是“经验战胜知识”的典范。是了，腌菜的确是需要手气了。至于有没有科学性，我就不得而知了，反正家乡的父老

乡亲就一直这样口口相传下来的。这就是为甚有的人一腌菜就臭了的原因，有的人即便是再邋遢怎么腌也坏不了。

小时候家里穷，我最愁的就是冬储腌菜。那时我们一家子一次就要腌制5大瓮白菜，每一次的腌菜需要在大锅里的滚水里焯一下，俗称熟腌，这5大瓮白菜没有个两三天是焯不完的。

你说那时候人穷还可能穷讲究了，非得要把白菜焯一遍才能腌制了。不像现在拿回来把外面的老叶子和梆子掰下去扔了即可腌制了。后来我听母亲说：“生腌的菜吃现猪肉好。”现在终于明白了，那时家里穷得粮食都不够吃，哪里来的现猪肉了。焯菜其实就是为了去腥，也是为了提高无奈地生活质量，在那个少吃没穿的年代真是难为我的父老乡亲了。

小时候的烩酸菜几乎每天一顿，只是挖一勺猪油，质量当然谈不上。酸菜天生的搭配就是猪肉和猪骨头的，而且油必须要大，有了它们就是人间最美的饭菜。

我们小时候是吃的清汤寡水的烩酸菜，主食几乎是玉米面窝窝头，吃的我胃里直冒酸水。直到现在，我对玉米面没有一点儿阶级感情，看来还是那个时候吃的伤了自尊心。人穷还志短，没有一点儿创造力。人们那个时候就不会变着花样尝试炒菜，不管是谁们家几乎都是烩菜。由于那种清汤寡水的酸白菜吃得多了，印象中即便是过年炖猪骨头，母亲也不往里烩酸白菜，而是选择干豆角，或者干瓜条烩。

我当兵后部队不做烩菜，我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就是汇报了每天吃炒菜，不用吃烩菜了。后来我复员回到了家乡，改革开放了，日子逐渐好转了，吃肉再也不是什么奢侈的事了，于是我又喜欢上吃猪骨头烩酸菜了，看来人从小留下的味蕾，是永远也忘不掉的。

吃烩酸菜最后一定要用滚水冲一碗菜汤，那才是一种完美的收官，这也是一种对猪肉烩酸菜的起码尊重，更是一贯追求的执着程序。感觉不喝这碗汤，心里就不踏实。为此，为了这一口，我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。我打光棍儿的那几年，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学教外语的老师，当她发现我顽固地不会说普通话、竟然吃完饭还冲一碗菜汤的时候，果断地离我而去，在她看来我喝的是泔水，气的我当年过年写了一副对联。

上联：烟也罢，酒也罢，普通话也罢。

下联：有也行，没也行，一个人也行。

横批：不过如此。

中午，一位邻居看了我发在群里的这个对联后，给我把横批改为“就好这口。”我觉得这样更恰当一些，真是高手就在民间啊！网友齐伟给我留言：“三哥威武！”我说：“喝菜汤还威武了？让人家不要了。”她说：“执着做自己，威武。我家也保留这个习惯。”啊呀呀！你怎么不早说？真是志同道合呀！这回我们有了共同语言了，可是找见一个知音了。老黄给我留言：“外语老师、普通话、烩酸菜、泔水汤——这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不仅仅能激发人写对联，后续一定还会产生类似‘大堰河—我的保姆’那样的成名作！我们拭目以待。”哈哈！我写不出艾青先生那样的不朽诗歌《大堰河—我的保姆》，写一写老黄的划拳还是有把握的。

猪骨头烩酸菜的故事很多，以后听我慢慢挖宝，咱这全要的就是一个自娱自乐了。

文/杜洪涛

◎生活拼盘

两个小可爱

我家的两个小可爱，是我的两个小外孙，一个叫张熙然，小名核桃；一个叫张奕然，小名可心。这两个小可爱，让我们经常开心快乐。

由于我们以及姑娘两代晚婚晚育，所以当2016年小外孙核桃到来时，全家人高兴极了。而且他来得出奇顺利，进入产房大概不到半个小时，就降生了。晚年抱孙，隔代亲情。在小核桃健康成长过程中，2018年7月，他的妹妹小可心也非常顺利地出生了。可心妈妈怀她期间，大多数人判断又是一个男孩。没想到，生下来是个女孩，兄妹两个，如此“可心”！小核桃爱看书，记性好。大街店铺上面的字，教他一次就记住了。有一次，我开车拉着小核桃从他家到我家，一不留神走错了路，应该右拐到银河北街，结果不小心过桥到了保全庄。此后，一走到那儿，小核桃总会提醒我：“姥爷别上桥，右拐。”小可心性格活泼，自理能力强，很懂得关心人，每当走进电梯，总会对她妈妈说：“姥姥我扶着你，我保护你。”看到大人们要穿鞋，她会马上把每个人的鞋拿到你面前，有吃的也会递到大人手里。她的模仿能力也很强，小孩子骑的自行车、滑板车、小区内健身器材，她一学就会，非常自如。两个小家伙离不开见不得，几天不见想见，见了一会儿就可能打架，有时甚至因为一个小玩具互不相让“大打出手”。

我的亲家母由于身体不适

而无法照看孙子，所以多年来看孩子都是我们的任务。我和亲家们开玩笑：“两个孩子都不姓段，为什么都让我们看？”但这个想让一个宝贝儿姓“段”的要求，被我姑娘委婉拒绝了，她说姓啥不一样，言外之意，还是都让姓张吧。这两个小家伙基本上都是姥姥们一手带大的，与她姥姥的感情很深。五年多来，姥姥含辛茹苦、无怨无悔。由于照顾孩子，姥姥没有时间锻炼，最近体检发现有些指标异常……但她看到两个小外孙健康成长，打心眼里高兴。转眼间，两个小家伙陆续去了幼儿园，几天不见，我们还想的不行。

古往今来，父辈们都希望子女有出息、成才，这个可以理解。特别是当前，家长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我年轻时是一个爱学习的人，我不喜欢贪吃贪玩不爱学习的孩子。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当然社会又是一所最好的大学，不管怎么说，都需要学习。人的一生说短也短，从孩子进入初中到高中毕业时，几年定终身，也算是人生中关键的几年。人在什么年龄段就应该做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，学习是个苦差事，如果现在怕吃苦，将来必然长期苦。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，这是对生命的最好诠释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遵循的人生道路。让我们每个家庭团结奋斗，让一代又一代儿女成为有用之人，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。文/段永胜

◎非常记忆

小崔

自有记忆起，父亲在他人的口中就叫小崔，也记得这个叫小崔的人在一年四季里只有冬季可以见到他，因为他工作的缘故吧，我对于冬季的到来显得分外的欢喜与期盼，原因并不是冬季有雪，而是有他。渐渐的，懵懵懂懂的觉得三个人可以手牵手走在公园，走在街巷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时间推着我一点点长大，内心也未曾有过，为何陪伴只有冬天的抱怨与不满，但总有一个温柔的声音，在一遍遍地对我说，咱们这个家不是靠他这样辛苦付出，我们娘俩怎么会想吃啥就吃啥，想穿啥就穿啥呢！话虽如此，但心中的抱怨也伴着母亲的话成为了倍加珍惜和感恩的种子。

时间推着我长大，也推着父亲变老，他也从我记忆中的小崔变成了如今的老崔，而小崔这个自小就听腻的称呼，现在已成为属于我的别称，小崔小崔，恍惚间，还是觉得父亲叫小崔更加可爱！文/崔乃琪